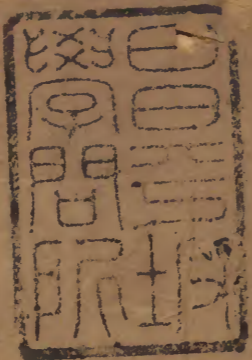


國史紀聞八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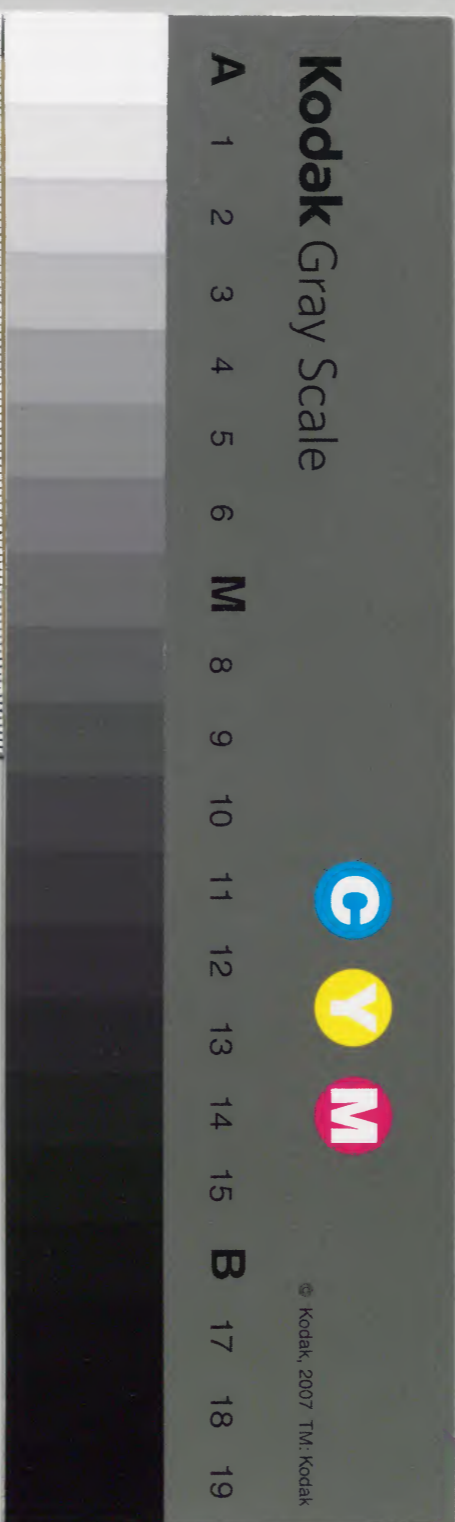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
〇
二
三
架函號類

庫文閣內
漢書
八〇二
三四函
八〇二架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02
冊數	10 ( 7 )
函號	284 71

七



國史紀聞卷之八

淺草文庫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沁水臣張銓輯

男錦衣衛指揮同知臣張道濬訂

門人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江寧臣徐揚先較

庚午景泰元年春正月 上皇在塞北

上皇書至索大臣往迎命公卿集議廷臣因奏

請遣官 上謂必能識 太上皇帝者始可行

事遂寢

宦者單增有罪下獄

時增恃寵驕縱都給事中林聰率科道上疏暴其罪惡且言羣邪趨媚若往年之事王振不急治必蹈覆轍上命逮增下獄尋釋之

內閣彭時憂去

命副都御史軒輓鎮守浙江

軒天性廉介清修苦節初爲浙江按察使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故舊經過留飯惟一肉或殺雞人驚異曰軒廉使殺雞爲客大破費下外艱歸至是乃起爲巡撫

虜寇大同郭登擊敗之

初虜旣退登上疏言醜虜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復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情亦可推乞開誠待下側席求賢擴天理克人欲以成聖學之功親君子遠小人以收天下之望又傳虜欲犯京師登以京兵新選不可輕戰又疏曰今日之計可養銳不可浪戰可用智不可鬪勇此謂知彼知己可守則守涖易真保一帶皆當堅壁清野京兵分據犄角安

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務在萬全此  
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至是虜入大同  
境登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  
二鼓虜營十一白朔州掠回登召諸將問計或  
言虜衆我寡莫若全軍而還登曰今去城百里  
一退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殲矣卽按劍起  
曰敢言退者斬徑薄虜營天漸明虜以數百騎  
迎戰登躍馬先馳射殺二人手刃一人諸軍乘  
之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拷佬山斬虜  
二百餘奪還人馬器械萬計是役也登以八百  
騎破虜數千爲一時戰功第一

令生員納粟上馬入監

天城衛吏賈斌進忠義集

斌上疏言漢桓帝權歸宦豎唐文宗受制家奴  
宋徽欽聽用閹寺皆馴致敗亡太上皇失位  
去國亦由此輩今皇上肇登寶位宜法高  
皇帝以爲治事無大小必經宸斷閹人專備灑  
掃不許竊柄凡阿諛者必斥之端本澄源謹終

國史紀聞 卷之八  
如始則天下一新矣臣於歷代直諫盡忠守節之士與恃寵宦官撮其尤者錄成四卷名曰忠義集伏乞刊布臣僚必能觀感以興起其忠義之誠而宦者亦不得縱奸宄之私矣事下禮部胡濙覆奏斌言雖足採然章皇帝御製臣鑑已行頒給足爲勸戒所編不必刊布且言斌擅自離役發回原衛

閏正月京師烈風晝晦

命鎮朔大將軍石亨都督范廣率兵出大同宣府

石亨還

二月進苗衷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贈劉球爲翰林學士諡忠愍

以兵部右侍郎俞綱直文淵閣尋出理部事

以孫原貞爲兵部右侍郎叅贊浙江軍務

封郭登爲定襄伯

初開經筵

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內閣陳循苗衷高穀同知經筵事江淵商輅及侍郎儀銘俞山俞綱祭

國史紀略 卷之八  
酒蕭鎡侍讀學士劉鉉諭德趙琬皆經筵官進講每講畢命中官撒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爲恩典時高穀年陸拾餘俯仰不便無所得他講官常拾以貽之識者病其褻媾

### 三月虜奉 上皇至大同分道入寇

虜入蕎麥川偏頭關都督杜忠擊敗之復奉車駕至大同大掠蔚朔分寇宣府諸城而去宣府遊擊楊俊上言也先妻孥輜重在哈刺莽去宣府僅數百里健兵屯沙窩去邊尤近今各邊宿

兵不下數十萬臣愚以爲險阻之處量留守禦其餘北勇各選謀勇將官統率西附代州東附永平結營操練更選京營騎兵令大臣統率至宣大會合邊兵列營堅守爲正兵其永平兵赴獨石代州兵赴偏頭關沿邊按伏爲奇兵部署既定或拘絕虜使以激其怒或檄數叛逆以正其罪彼必來侵我正兵堅壁清野坐觀其變密遣奇兵日夜倍道擣其巢穴使彼前不敢進後不能顧必可得志虜或急還相救我乘其奔潰

奇兵夾攻立致摧敗此實成功取勝之機失今不治臣恐他日之患猶有甚于今日者事下兵部議于謙言興兵舉事係社稷安危如楊俊所言萬一我軍出境賊與我牽制別分犬羊由間道乘虛四散剽掠是自散守備非萬全計國家之害非止北虜東南寇盜未除河南流民又聚豈可輕內重外更不思患預防夷狄之性利於疾速不能持久去來如風雨聚散如蜂蟻得利則鳴張失勢則鼠遁若欲糾兵涉遠出微俸之

謀撩奸凶之虜將卒不相知號令不相統臣愚未見其可止從謙議

致仕國子監祭酒李時勉卒

喜寧伏誅

宦者喜寧本胡種從上皇北征土木之變遂降虜盡以中國虛實告之虜前後入塞犯京城索賂皆寧為畫計上皇謂不誅寧還未有期乃與袁彬謀遣寧傳命入京令卒高磐與俱密書繫磐髀間令至宣府與總兵官計擒之既至

城下叅將楊俊出磐出書與俊因抱寧大呼遂  
縛寧送京師誅之自寧誅虜失嚮導稍稍厭兵  
矣

### 四月董興大破廣州賊黃蕭養誅之

興率兵討廣寇天文生馮軾隨行至中道夜半  
聞雞鳴興問曰此何祥也對曰雞不以時鳴由  
賞罰不明願公嚴軍令經清遠峽有白魚入舟  
中軾曰此逆賊授首之兆也時蕭養聚舟千艘  
勢甚張衆欲請益兵軾曰兵貴神速若復請兵  
則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破此寇猶  
摧朽耳興從之率官軍至大洲頭與賊遇果大  
破之蕭養中流矢被擒伏誅餘黨悉平後封興

海寧伯

### 大同叅將請遣使赴虜議和不許

許貴奏言虜欲求和宜遣使報之以紓邊患下  
兵部議于謙言曩遣李鐸岳謙往使財賂方入  
穹廬虜騎已至關口繼遣王榮王復又往不得  
要領而還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



國史綱目 卷之八  
國與虜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違大義此理不可和也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欲非分之求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不可和也宋澶淵之役契丹屢為中國摧沮既盟之後朝廷常歲輸銀幣三十萬迨徽欽北狩岳飛輩屢敗金師及秦檜一主和議既割土以與之又輸幣以賂之甚則降去尊號含垢忍耻無所不至卒之人心解體國勢陵夷古證今和義之不足恃也明矣為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相機戰守虜議譎詐和議必不可恃遂止

### 虜入鴈門關

時遣五將率兵三萬分屯真保易涿通五路以楊俊統之以都督劉安率兵五千巡守各城亦

### 五月虜入河曲圍代州

### 虜酋阿剌遣使貢馬請和不許

虜酋阿剌遣人貢馬請和邊臣留之懷來以聞廷議遣太常少卿許彬譯虜使情偽彬言虜果

國史紀原 卷之八  
欲議和罷兵且奉還 上皇奏至召陳循等至  
文華殿諭曰也先背逆天道遮留 上皇讐不  
共天奈何言和循等頓首請賞虜使且好語諭  
阿剌緩其詐謀 上曰善乃厚賜虜使勅諭阿  
剌言也先違天犯順謫詐反覆聚衆塞上意在  
脇挾義不可從阿剌必欲和好待死刺諸部落  
北歸議和未晚

處州賊陶得二寇武義浙江按察副使陶成禦戰  
死之

得二先已招降旣而復叛率衆攻武義武義無  
城惟設木柵賊大至或勸成稍却以避其鋒成  
不可麾兵與戰自辰至申勝負未決俄而城中  
火起兵遂大潰成策馬突陣死之事聞贈左叅  
政諭祭配享胡大海廟廕其子

立團營

于謙以京兵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不相統  
攝每遇調遣選摘奏撥號令不同將士素不相  
識難以赴敵乃議選三大營馬步軍一十五萬

分爲十營每營各以都督總領常令操練以備  
調用卽于三大營總兵內選二人爲提督團營  
總兵官文臣提督以兵部尚書

### 南京禮部尚書王英卒

英豪俊豁達不屑曲檢然直諒好規人過以故  
三楊皆不善不相援引云

### 都督楊俊論死尋宥之

俊先守獨石土木之變棄城逃歸馬營龍門等  
八城皆不守及守宣府又以私怒杖殺都指揮

陶忠旣至廷臣交劾其罪論死繫獄尋釋之降  
都督僉事

### 侯璉破貴州苗加璉兵部尚書

貴州新添平越清平興隆等衛圍困已久城中  
食盡普定圍尤急璉自雲南選善射者爲前鋒  
自將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圍解遂趨  
貴副總兵田禮以兵來會盡解諸衛之圍克隆  
里甕城柴塘諸寨道路始通 上加璉官尚書

### 城固原

六月丙戌虜奉 上皇復入大同

虜酋阿剌遣使請和以李實爲禮部侍郎羅綺爲大理少卿使虜

也先使其知樞密院阿剌爲書遣叅政完者脫歡等五人赴京請和羣臣請奉迎 上皇不報

次日 上御文華殿諭大臣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故與虜絕而卿等屢以爲言何也王直對曰上皇在虜理宜迎復乞遣使勿貽異日悔 上不悅曰朕本無意大位若曹共贊成之今奈何

異議于謙對曰天位已定孰敢他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當遣使奉迎 上意始釋從謙言 上退羣臣出文華門太監興安匍匐而呼曰孰堪使者有文天祥富弼其人乎衆未荅王直頰赤厲聲曰是何言臣皆王臣惟 皇上使敢弗行乎安語塞時李實任禮科都給事中 上命興安傳旨欲遣使虜中如何對曰實雖才識不周朝廷多事之秋安敢愛死諒亦不辱君命興安復命遂陞實禮部右侍郎爲正使羅綺

右少卿爲副使使虜中勅書既下止言報禮不及迎復實詣內閣白之遇與安詎曰爾奉簡書行事他何與焉實遂與虜使偕行七月中至虜營反覆辯析也先意屈引見上皇居皮帳蓆地而寢惟袁彬一人侍上皇曰我當日非爲遊畋而出乃爲天下生靈計不意被留在此實王振輩所陷因問聖母及上安否泫然泣下又問舊臣數人曰在此踰年始得見卿實曰陛下昔日錦衣玉食今服食粗惡若此因極言

陛下寵信王振太過以致傾危國家有今日蒙塵之禍中上曰振未敗時無人肯言亦朕不能燭奸悔何及矣實等便欲迎河上皇還也先曰勅書內只言講和未言迎駕上皇在此又不

可爲我輩主止一閑人留之無用我終還之但求千載美名耳然必須大臣來迎乃可因與實等約以八月初旬爲期過此不至卽來擾邊實等辭上皇將還上皇袖出書三封令實齎還上太后并上再三叮嚀迎復曰我得還

願守 祖宗陵寢不然卽爲匹夫亦勝在窮廬也實受命與虜使右丞把禿偕還

普化可汗請和遣右都御史楊善工部侍郎趙榮使虜

普化可汗遣使皮馬黑麻來議和文武大臣懼虜詐莫敢往報楊善慨然請行或爲善危善曰上皇在虜廷食君祿者於心何安此人臣効命之秋也中書舍人趙榮亦請往高穀壯之解金帶贈榮曰子忠義人也乃以榮工部侍郎

副善偕虜使往胡濙言上皇蒙塵已久宜卽附善等進服食不報

李實還請迎 上皇不許

實遇楊善趙榮於懷來以虜情告之俾善爲辭全始終實等至京 上問也先何言實悉陳前說致 上皇旨且言虜欲還 上皇意真宜卽遣使 上曰俟楊善至議之虜使把禿奏求迎駕大臣 上不許王直胡濙等上言往者普化阿刺遣人議和 皇上不吝一介今也先悔禍

專使行成竟不一報適啓戎心後患無已不聽  
下大臣議李實復奏言也先與臣期約迎上  
皇臣言歸朝請旨未敢擅定也先言正使即未  
遣須先遣人同我使來報不然勿謂吾失信遂  
令諸小酋收還寒上部落臣過懷來見官軍出  
郊芻牧虜言可信臣復命日蒙召對詳述虜情  
近在廷大臣累疏未允伏望俯從羣言別遣材  
智大臣往迎上皇雖虜情變詐不測亦可塞  
彼無詞不然直在彼曲在我猶豫趨趨過期失

約彼此相疑和議不成則上皇終不可入于  
戈終不得息邊鄙終不得寧疏入復下大臣再  
議遂遣虜使把禿等還與也先勅言送還上  
皇果出誠心即令楊善等奉迎還京竟不遣使  
御史畢鸞等翰林檢討邢讓皆上疏爭之不報  
兀良哈寇山西鎮守山西副都御史羅通鎮守鴈  
門副都御史朱鑑禦却之  
八月楊善趙榮奉 上皇還  
楊善等至虜營也先甚喜即許送 上皇還其

下有欲拘留使臣俟再遣使至乃還上皇者也先曰吾業已許之若此則失信于中國矣因問善曰上皇還乃復位否善曰天位已定難再更矣也先曰堯舜當日如何善曰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位于弟事正相同其平章昂克問善以何物贖帝善曰太師此舉萬代瞻仰豈謂利乎也先曰都御史言是吾只欲垂名後世耳次日也先設宴餞上皇自彈琵琶妻妾奉酒善等侍立也先曰都御史坐善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稱羨上皇發虜中也先率眾頭目羅拜而別伯顏帖木兒率兵護送至野狐嶺痛哭別去仍令五百騎送至京師

### 下千戶龔遂榮於獄

上皇已入塞朝廷猶以虜情多詐爲疑禮部議奉迎禮未定榮投書于學士高穀大略謂上皇之出非遊畋無益爲宗社計耳今都人一聞駕旋無不踴躍則人心未厭上皇也奉迎禮當從厚主上宜避位懇辭而後受命否則貽



譏青史穀袖其書入朝以示廷臣王直曰此所謂禮失而求之野胡濙欲封進感動上心王文曰匿名文書不得言遂止于是給事中葉盛程信林聰等上疏白其事請按問上詰大臣書從何得皆云得自高穀穀云得之道路榮恐累穀遂詣闕自言書本出自臣手與感動無它腸耳死無悔遂下錦衣衛獄尋會赦得釋

遣商輅迎上皇於居庸關

上皇至懷來百官集闕下議奉迎儀王文忽厲聲曰來孰以爲來耶黠虜豈足信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患方大耳衆素畏文皆相顧莫敢發一言既退胡濙曰一人言安足從卒具儀注上之請備法駕迎安定門外上傳旨虜不可信遠迎恐墮虜計上皇入京朕迎東安門百官從朕勿紛更遣商輅迎上皇于居庸關上皇勞輅曰朕還京願居閒卿爲朕草書致上且諭百官勿郊迎

上皇至京入居南宮

上皇至京師自東安門入 上迎拜 上皇答拜相持而泣各述授受之意推遜良久乃送上皇入南宮百官隨至南城請朝見 上皇曰朕辱國喪師有玷宗廟何顏見羣臣乎不允陞賞凡刺使者有差

內閣苗衷致仕

以刑部右侍郎江淵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命保定伯梁瑤右都御史王來率師征湖貴苗寇侯璉卒後苗勢愈熾王驥不能定奏言久在南

裔身染瘴毒乞還朝廷乃以瑤等代之先是永樂間韃虜來降者安置河間東昌間生養蕃息驕悍不馴也先入寇之時乘機煽動幾至變亂至是于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征苗寇事平遂奏留於彼於是數年積患一旦頓消

石亨楊洪分道巡邊

鎮守雲南兵部尚書侯璉卒

璉方督諸軍搜剿殘賊時暑雨方盛疫癘大作璉得疾昇歸普定卒

九月改江淵戶部右侍郎進商輅翰林學士

冬十月改王驥為南京兵部尚書總督機務

十一月以副都御史羅通協贊京營軍務

封宣府總兵都督朱謙為撫寧伯

普化可汗也先並遣使貢馬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並

致仕

驥入賀至京陳循驥所取士也請曰先生雖位

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之事在吾輩而已驥

不悅曰君為輔臣當為天下進賢不得私一座

命主盾有愧色驥謂人曰循柄國大臣乃以朝廷

事為己私事安得善終敬宗初以九載考績入

京王振素慕敬宗欲一見之托周忱道意敬宗

曰余忝為人師而干謁闈宦他日無以見諸生

周知不可動謂振曰陳祭酒善書若以求書為

名先之禮幣彼必報謝振然之遣人致綵段求

書程子四箴敬宗為書之而返其幣竟不往見

為祭酒十八年不遷士大夫益高其風節至是

與驥并乞休去

以沐麟為都督同知鎮守雲南

十二月禮部尚書胡濙請明年正旦百官朝

皇於延安門不許

荆憲王請朝上皇不許

革提學憲臣

辛未二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

命僉都御史王竑總督漕運

竑先除奸墨略無寬假貪吏聞風遁去闔閭蒙

名相戒毋敢犯法一時吏民畏如神明

二月以薛瑄為南京大理寺卿

時蘇松饑民貸粟富民不得遂火富人居竄海

中王文即訊坐謀反瑄抗章辯之獲免時金英

使南京還日傾城出餞獨瑄不至英謂人曰南

京好官獨薛卿一人耳御史劉孜言瑄粹學飭

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實君子之儒不宜置之

閑遠乞召入館閣講學輔導必有裨益上曰

內閣本朕簡任非人所得薦不許

國史紀原 卷之八  
調兵部右侍郎項文曜爲吏部右侍郎

文曜媚附于謙每待漏必附謙耳語朝退亦然  
行坐不離時以文曜爲于謙妾內議患其黨比  
乃調曜吏部時又有兵部侍郎王偉謙所薦也  
偉廼伺謙過密奏之 上任謙方專召入以偉  
奏授謙出偉問 聖諭何事謙笑曰吾有過君  
言之未必不從何忍至此偉惶愧

翰林學士周叙請羣臣面陳政務不報

叙上疏曰臣職叨班行伏見永樂洪熙宣德三  
朝臨御大班旣退百官卽于午門次第輪對君  
臣相與商確政務罄盡所言人懷畏憚而事機  
不泄成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來王振擅權獨  
立在傍於是輔弼近待不得召對亦不敢盡言  
以釀成今日之禍宜令羣臣依舊制論對庶得  
吐露肝膽而事機不泄于外疏入不報先是  
上皇北狩敘在南宮貽王竑書曰昔在先朝  
嘗仰望東里先生然跡其舉錯究其底裏士大  
夫公論不容掩也易曰知幾其神乎書曰慎終

如始竊思三楊輔治之初一幾也不深思遠慮  
身任其責惟陽歛陰施掩人耳目雖曰自保其  
實誤國故致今日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輔  
政又一幾也宜鑒覆轍爲宗社生靈久遠之謀  
失今不圖噬臍何及竝服其言

三月賜進士柯潛等及第出身有差

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命書座右

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儆戒嗜欲絕玩  
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折貴近振士風結民  
心大略言朝政闕遺有司利弊生民休戚中外  
進言已詳然有關於上之身心者或略臣以爲  
陛下一身國家天下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  
正其本萬事理惟陛下之心旣正則國家天  
下之事可以次第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詔付  
外旣而給事中李侃以災異上疏謂賢言忠宜  
採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諸左右禮部  
尚書楊寧見其奏歎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一  
事殆欲下淚也時上頗事聲色奢侈嘗以銀

豆金錢撒地令官人宦侍爭拾爲閔笑編修揚  
守陳賦銀豆謠甚有規諷未及上京師傳之

### 都御史王來討平湖廣苗寇

來至湖廣沅州考圖定策勉諸將以忠義以官  
軍九萬八千分爲五道督之前進至貴州重安  
江賊首韋同烈聚衆八萬據江拒敵連戰大破  
之斬首二千餘級官軍與苗人旗幟雜出賊勢  
窮蹙奔遁相蹈籍溺死者甚衆乘勝長驅搗其  
巢穴韋同烈與僞帥紀歌兒走香爐山山壁立  
千仞來四面圍之絕其糧道賊大窘生擒韋同  
烈等械送京師餘黨數萬并東西苗蟲悉撫寧  
之

### 江淮饑

徐淮諸郡大饑死亡不可勝計王竑經畫救濟  
至忘寢食發官廩及勸富人輸粟賑之盡竭獨  
廣運倉所儲尚富然有內臣及戶曹主之竑欲  
先發後聞主者不可竑曰民窮至此吾恐相煽  
爲盜貽憂朝廷若不亟發卽有變吾當以爾謝

衆怒而後請罪于朝主者不敢阻乃大發以賑  
近者餉以粥遠者給以米流徙者給以糧病者  
醫死者葬鬻者贖還前後全活二百二十九萬  
餘人民大安謠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巡撫先  
是初 上聞報驚曰奈何百姓其餓死矣後得  
茲奏大喜曰好御史不然饑死我百姓矣

關中饑遣左都御史陳鑑賑之

五月命江淵巡視淮徐諸郡

六月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以尚書石璞兼大理卿總督軍務轉餉獨

石

冬十月浙江福建盜平進孫原貞爲兵部尚書鎮

守閩浙

原貞於浙奏立宣平雲和景寧泰順四縣福建  
立永安壽寧二縣地方以寧

巡撫江南工部尚書周忱致仕

忱字量恢弘才識通敏每會計視地豐凶事緩  
急爲張弛有善謀者雖卑賤破去崖岸開心咨



訪性尤機警錢穀巨萬一屈指無遺算爲冊曆  
記日所行事及陰晴風雨有告報輒按據詰訊  
人莫能欺嘗議事入京道遇中官勅辦膠萬餘  
勛促還治忱不應至京上言京庫貯牛皮歲久  
腐朽請出煎膠歸市皮還庫工部索兵仗數百  
萬計水磨盈非遲歲月不可乃沃以錫旬日畢  
辦應事之敏類如此初至蘇松逋賦七百九十  
萬踰年盡完羨米充溢每歲凶卽發以賑及一  
切織造軍需修葺供應之費皆取給焉民不知  
役官不科歛至問報饋遺亦取之此客遊其地  
者無虛日人人得其歡心在江南二十二年人  
戴之如父母前後理財者皆莫能及

以李賢爲兵部右侍郎

時詔議備邊長策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  
恃其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  
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中國  
長策惟有戰車若用得其法虜弗能當也臣觀  
車制四圍箱板內藏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窻長

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二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腳之城內藏軍馬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虜若近前火炮齊發奇兵繼出邊備長策莫善於此遂陞兵部右侍郎

廷杖中書舍人何觀

觀奏言大臣王直胡濙等正統中皆阿附權奸不宜在左右及言北虜來朝宜驅置於南方下

吏科道看議以聞吏科給事中毛玉爲奏稿謂觀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宜正罪林聰葉盛皆勸玉易稿不從盛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雖罪觀猶令我曹看議蓋甚盛德也君獨不念劉球之事乎球之死人至今以王振馬順爲恨此諸君所親見也雷霆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曹成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君亦言官獨不爲他日地乎玉意解乃稍易數語奏上詔令錦衣衛杖觀調外任

十一月命昌平侯楊洪總兵鎮守宣府僉都御史李秉總督邊儲叅贊宣府軍務

十二月進陳循少保文淵閣大學士高穀少保東閣大學士

以禮部左侍郎王一寧國子祭酒蕭鉉並兼翰林學士並直內閣

禮部尚書胡濙請令百官朝賀上皇萬壽節於延安門不許

改禮部尚書楊寧爲南京刑部尚書

壬子三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以刑部侍郎耿九疇鎮守陝西

先是陳鎰與王文更出鎮陝西至是文當出代鎰不欲行諷諸御史奏留內臺乃以九疇出鎮陝西疇至除弊屏貪威望大著先是巡撫多部寺司堂上官文移不得輒下按察司按察亦不肯受約束疇奏得徑下又邊將請增臨洮諸衛戍兵下疇議言邊城士卒不爲少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絕侵漁養銳氣一可當百加

以賞罰明信人人自奮不然徒充食耳竟不增  
戍

河決沙灣命王文行視河道

二月也先攻破普化可汗遣使獻捷

也先勢強盛欲爲可汗數攻普化至是大破普  
化衆普化率十餘騎遁去也先盡收其妻妾人  
畜遣使獻良馬二疋奏捷命宴其使賜紗幣

進內閣江淵吏部左侍郎蕭鎡戶部右侍郎召左  
都御史王翱掌院事

翱在遼左數年虜入塞輒敗之威名大著邊境  
寧謐至是召還

三月彭時復爲翰林侍讀

時求終繼母喪忤旨故起復不得入內閣  
有星孛於畢

命右僉都御史李秉叅贊宣府軍務

秉抵任請銀三萬兩買牛給軍民耕種秋成償  
價軍民樂業邊餉充足時北虜以剽掠男婦易  
米朝議每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秉

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爲礙例秉曰何忍使我赤子爲夷人也專擅之咎吾任之悉如數與之後聞上嘉之

夏四月命都督孫安鎮守獨石以葉盛爲山西叅政協贊軍務

先是獨石馬營等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略仍命盛贊其軍盛至列利害爲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

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復完盛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置器勞功恤貧諸費皆取給于是盛在獨石五年邊人賴以歡

給

### 置東宮官

胡濙王直爲太子太師陳循高穀于謙爲太子太傅王文何文淵爲太子太保江淵王一寧蕭鎡爲太子少師商輅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

學士

五月廢皇太子見深為沂王立皇子見濟為

皇太子廢皇后汪氏立妃杭氏為皇后

上欲易太子恐大臣不從先以利啗內閣人賜

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等遂有逢迎意時有廣

西都指揮黃玘者思明土知府瑯庶兄也瑯老

子鈞襲玘謀奪嫡令其子糾心腹卒數千夜入

府殺瑯父子滅其家玘時守濟州佯不知聞報

驚哭仆地急捕賊瑯遇害時有僕福童藏屏處

識玘子并識其左右走訴憲司總兵武毅聞于

朝玘大懼謀于侍郎江淵遣千戶袁洪走京師

上奏請易太子疏曰往年上皇陷虜庭寇至

都門幾危社稷不有皇上臣民何歸今踰二

年皇儲未建惟人心易搖多言難定爭奪一

萌禍亂不息皇上卽循遜讓之美復全天叙

之倫恐事機叵測反覆靡常語曰天與弗取反

受其咎萬一羽翼長養權勢轉移委愛子于他

人寄空名于大寶階除之下變為寇讐肘腋之

間自相殘蹙陛下此時悔之晚矣乞早定大計以一中外之心絕覬覦之望疏入上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會議王直于謙等相顧莫敢發言久之司禮監太監與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如以爲不可者勿署名無得首尾持兩端羣臣皆唯唯署議惟王直持筆有難色陳循從史之署給事中李侃對衆灑泣于是胡濙等上言父有天下必傳于子陛下膺大明命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黃珙奏是制曰可遂立見濟爲皇太子更封皇太子見深爲沂王廢汪皇后立見濟母杭妃爲皇后大赦天下先一日陳儀仗奉天門有顛男子執挺直入擊香亭大呼曰先打東方甲乙木諸內使急縛之下詔下錦衣獄先是上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二日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默然蓋上所言謂上皇長子也

陞黃珙爲都督

命李賢姚夔等巡行天下考察庶官

秋七月命左都御史王翱總督兩廣軍務

時蠻寇兩廣副總兵董興武毅觀望不肯戰巡  
撫侍郎揭稽李棠不相統賊益熾于謙請用翱  
總督軍務總兵以下悉聽節制事權始一蠻聞  
翱來大懼翱至略兵威推誠禦侮蠻酋信服寇  
盜悉平

罷兩廣守將董興武毅以副總兵翁信陳旺代之  
罷四川巡撫李匡以提督松番兵備侍郎羅綺及  
總兵都督徐海整飭四川邊務

王一寧卒

贈禮部尚書謚文通

殺御用監少監阮浪

浪侍上皇南宮其下王堯飲錦衣指揮盧忠  
家忠見其佩刀非常制知爲上皇所賜遂醉  
以酒解之上變告南宮欲復上皇儲令浪以  
佩刀遺忠求外應堯與浪義子趙縉皆磔死浪  
入詔獄炮烙煅煉苦楚備至卒死獄中上旣



殺浪猶窮治不已忠慮禍請卜者全寅筮之寅以大義叱之曰是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乃佯狂為風狀學士商輅力言盧忠狂妄不可信傷骨肉情後竟誅忠乃已

八月熒惑晝見

命副都御史年富巡撫大同

九月南京兵部尚書王驥致仕

冬十月以王文為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閣

文與中官王誠結為兄弟謀入內閣嘗私以語高穀穀亦忌陳循寵任思間之乃疏請增閣臣上令內閣自推舉循舉蕭維禎穀舉文奏上果用文

召征苗總督都御史王來還京

改鎮守侍郎為巡撫都御史

時議以鎮守侍郎與巡按御史不相統屬文移往來多窒碍難行故改為巡撫都御史國初歲遣監察御史巡按方隅或大災重患乃遣廷臣

行視謂之巡撫迄事而止無定員也宣德中以關中江南等處地大而要命官更代巡撫不復罷去正統末南方盜起北虜犯邊於是內省邊隅徧置巡撫官矣

也先請通使不許

也先遣人貢馬請通使往來下兵部議于謙言臣職兵戎知戰而已若賊渝盟敢爲悖逆當肅將天威往正其罪遣使事不敢預議上曰正統中緣使臣往來構釁幾危社稷勿遣使時也

也先使每至京幾千人出入驕恣毆守衛掠人財物至故騎入長安門稍稍約束卽彎弓持刀相向通事都督昌英每好語阻之不聽輒侮罵使貢在朝時入塞捕掠人畜將官請勅又以通好故恐貪功啓隙不欲與戰虜益驕東結朶顏西交哈密脇結赤斤蒙古往往窺塞下

十一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癸未客星見輿鬼

癸酉四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宫

國史綱目 卷之八  
吏部尚書何文淵罷以王翱爲吏部尚書

御史練綱等交章劾文淵專權鬻爵選用非人  
侍郎項文曜陰險奸邪比之文淵情罪更甚請  
下法司治罪遂罷文淵上命舉稱任者綱等  
言王翱嚴公峭直年富操履端方薛瑄持正不  
回此三人者惟陛下擇而用之於是召翱爲  
吏部尚書翱夙加考察公銓注抑奔競杜請託  
一時任使並稱得人

改耿九疇爲副都御史仍鎮守陝西

時有旨買羊角爲上供燈九疇上疏曰昔宋神  
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毋乃類是  
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乞停罷上遂止

三月左遷吏科都給事中林聰爲國子監學正

聰抗直敢言屢劾權要諸大臣多不悅又將論  
王文而言先泄文欲中傷之會聰甥選教官聰  
爲求善地文選出其手書文嗾御史王溥劾之  
會官廷議擬大臣專擅選官律論死廷臣附會  
無敢違者胡濙謂文曰給事七品官也而擬大

臣囑託公事也而擬選官二者于律合乎且人  
 臣以宿憾而欲殺諫官無乃不可遂拂衣出曰  
 此疏吾不預公等自為之遂罷湊歸臥病不朝  
 數日 上使太監興安問疾湊曰老臣無疾前  
 者議事驚悸不安爾安問何為曰諫官有小罪  
 而欲殺之此所以驚悸也安以聞詔原聰

右都御史洪英致仕

英考察浙江官吏秉公直被黜者妄訴之且加  
 謗毀朝廷不察勒令致仕人多惜之

以軒輓為副都御史巡撫浙江

夏五月歲星晝見

王文憂去尋起復

增定各省鄉試取士額

順天應天先一百名今各增三十五名浙江福  
 建先六十名江西先六十五名湖廣先五十五  
 名河南先五十名山東先四十五名今各增三  
 十名廣東先五十名四川先四十五名陝西山  
 西先四十名廣西先三十名今各增二十五名

雲南先二十名今增十名

### 六月詔求直言

### 秋七月也先弒其主普化可汗自立

也先攻敗普化奔兀良哈依沙不丹沙不丹殺  
普化也先遂盡殺故頭目苗裔自立爲囂盛可

汗

### 八月召大同總兵郭登還朝

登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滿數百馬僅百餘匹  
堡塢蕭條甲兵朽鈍登修城繕兵撫循士卒弔  
死問傷衆皆感奮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  
數萬人又以已意設爲攪地龍飛天網鑿深塹  
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  
其機自相撞擊頃刻十餘里皆陷鎮守內臣陳  
公思之會姚都指揮發陳奸賊二十事陳益疑  
登巡撫沈固言鎮守不和乞更調上乃詔陳  
還諭登留鎮登憤邊事未戢弊政猶存思得公  
廉有爲者相與共事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  
心驕逸官無廉恥故肆貪婪釀成污濁之風致

有夷狄之禍又曰虜雖請和變態豈能預度倘  
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  
若不早為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束手無措  
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虜既退欲大興  
屯田苦民力困乏牛種俱無疏乞官為措置未  
幾病召還京

命兵科給事中鄭林練團營軍士

林見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沓致死劾  
其操練無法朝議遂以委林林既受命乃以軒

轅破蚩尤陣法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  
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于黃帝破蚩尤之陣黃  
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居中專主旗鼓八節旋  
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為  
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  
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  
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  
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  
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

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遁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爲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而北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自此隊伍其法後莫

### 官者阮安卒

安交趾人清苦介潔善謀畫尤長于營建修北京城池宮殿并諸司解宇大著勞績平生所受賜予悉佐公費不私一毫

### 九月以薛瑄爲大理卿

太子太保左都御史陳鎰致仕卒以蕭維禎羅通爲左右都御史

冬十月也先遣使入貢

也先遣使貢馬自稱大元田盛可汗 上以書  
示禮官會議答書吏科給事林聰徐正言也先  
不敢輒稱可汗使覘中國若從其稱長縱逆賊  
乞賜勅曉以禍福如稔惡不悛聲罪致討安遠  
侯柳溥亦言也先弒篡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  
而誅之若從其僞稱是與其弒主也答書宜仍  
稱瓦剌太師否則絕其使興師致討并下廷議  
議言自古王者不治夷狄也先稱大元田盛大  
可汗固不可從若可汗乃隋唐以來北狄酋長  
之常稱非中國所禁朝廷答賜勅書宜稱為瓦  
剌可汗稍示羈縻禮部郎中章綸又言可汗二  
字在中國固為夷狄酋長之常稱在夷狄則為  
帝號也先弒主僭稱名實大舛今若因而稱之  
不宜給事中盧祥李鈞路璧等亦以為不便欲  
仍稱太師 上曰也先雖鴛鴦亦能恭順朝廷  
宜如議稱瓦剌可汗也先弟賽因字羅魯王諸  
酋亦遣人貢馬自是稍出入東西塞上為寇不  
復深入也先新立恐諸部不從亦欲與中朝通



好貢市往來然數年賞賜虜費亦不下百萬計  
十月以徐有貞為左僉都御史治張秋河

先是河溢滎陽自開封城北經曹濮以入運河  
至兗州沙灣而決濟汶諸水從之入海會通河  
遂淤漕運艱阻先後遣石璞王永和王文相繼  
治之皆績弗成至是命廷臣舉可治水者以有  
貞名上遂用之有貞即理以倡南遷議為金  
英所鄙不得進用乃賄結陳循循教以更名無  
使內家知庶朝廷忘前議薦可允乃更个名

命右副都御史馬昂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十一月皇太子見濟卒

虜寇遼東

十二月瓦剌諸酋並遣人貢馬

甲戌五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

遣平江侯陳豫大學士江淵撫安山東河南

二月恒陰

王竑上疏言去年正月山東河南及徐淮之境  
大雪異常夏秋雨水人民廬舍漂蕩麥稻滄沒

顛連流徙邇者新春風雨連月寒沍倍冬不識  
天意何在嘗觀易泰卦象曰內陽外陰君子道  
長小人道消否卦象曰內陰外陽小人道長君  
子道消蓋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今方春陽長其  
候類秋冬是陰盛陽微殆食祿者君子少而小  
人多故也然小人之行豈懦而無用鈍而不敏  
訥而無言愚戇而冒犯天怒者乎必其欺詐若  
誠敬便佞若忠鯁大貪若廉大奸若愚卽書所  
謂靜言庸違孔子所謂色厲內荏者是也伏望

皇上念祖宗社稷之重上天咎徵之戒進若  
子退小人俾忠良者任政奸邪者屏處庶幾人  
事修而天變可回然欲知君子小人又本於聖  
德之明睿伏望日親講臣俾陳二帝三王與  
祖宗列聖養心修德之要以清出治之源則邪  
正莫逃天鑑矣上嘉納之

詔求直言

南京大理少卿廖莊應詔上疏言往者上皇  
被留虜庭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鑾輿

未復虜讐未報爲言 皇上之心卽堯親九族  
舜徽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 皇上勝算迎  
歸 皇上於南宮臣遠臣未知 皇上于萬幾  
之暇曾時朝見以叙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  
也臣伏覩 皇上卽位之初冊封 皇上奄有  
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羣臣見 皇上於東廡  
上皇友愛如此伏望篤親親之恩時時朝見  
上皇于南宮仍令羣臣時令亦得朝見以慰  
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家恩義通於神

明災可禳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  
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爲 皇上諸子  
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  
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 皇上有公天  
下之心蓋天下者 太祖太宗之天下 仁  
宗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 上皇之  
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 皇上撫而有之必能  
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係屬天下之人  
心矣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陷山崩水溢災異

疊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切憂心以爲彌災  
召祥之道莫過於此留中不報

三月賜進士孫賢等及第出身有差

畿內饑

順天河間民饑命刑部侍郎周瑄賑之二郡連  
被水災素無蓄積瑄條上八事一裁冗官二停  
徵稅三增軍士糧如舊四免追逋課五罷供應  
柴炭夫役六皇莊湖泊之利恣民採取七減價  
招商中納鹽糧八借水次倉粟 上悉從之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新建隆福寺成

車駕擇日臨幸已夙駕除道太學生楊浩等上  
疏言 陛下卽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  
風快覩今又棄儒術而重佛教豈有聖明之主  
事夷狄之鬼而可垂範後世者耶章綸亦言佛  
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尊臨非聖  
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累聖德 上覽疏  
卽日罷行太學生姚顯又言王振竭生民膏血

修大隆興寺窮極壯麗車駕不時臨幸夫佛本  
夷狄之人信之得禍梁武帝足爲前車之鑒請  
自今凡內臣所修寺院悉毀之以備倉廩之用  
勿復興作萬世之法也時不能用自正統至天  
順京城內外建寺二百餘區大臣諫官不言而  
二生言之一時嘆服

五月下監察御史鍾同禮部郎中章綸于獄

方易儲時同每獨坐深思泣下已而懷獻太子  
卒同與綸入朝待漏言及儲位事相對流涕同

諷禮部請復沂王東宮胡濙縮首咋舌曰作死

同遂上疏請立沂王以固宗社并陳時政闕失  
綸亦上疏陳修德彌災等十四事內言上皇

君臨天下十四年是天下之父也皇上曾親

受上皇冊封是上皇之臣也皇上嘗詔

傳位於陛下是以天下授陛下也皇上

於朔望日及節旦宜率羣臣朝上皇延安門

以叙同氣之情以極尊崇之道復后汪氏於正

宮以正壺儀復沂王于儲位以定國本及言內

臣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威福後官不宜盛  
 聲容語皆激切 上覽疏大怒并同逮繫詔獄逼  
 綸引大臣及通南城狀體無完膚竟不承兵部  
 進士楊集以書上于謙略曰奸人黃一進易儲  
 之說迎合 上意本為脫禍計耳公等國家柱  
 石乃戀宮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立人  
 死杖下公坐享崇高柰清議何事止必欲殺二  
 人會天大風黃霧四塞乃止

謫給事中徐正成遼東

正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 上  
 皇復位者有望沂王嗣位者 陛下不可不慮  
 宜出沂王於所封增高南城伐近城高樹宮門  
 之鎖以鐵錮之 上怒謫成鐵嶺衛

六月加王文少保東閣大學士

秋七月纂修宋元綱目

兵部尚書儀銘卒

改李賢為吏部侍郎

賢為君監錄擇其中善可為法者二十二君每

君擇取最切要者三四事集為錄上之上覽  
畢問中官王誠曰此欲何為誠對曰欲陛下  
學此數君耳乃領之

十二月謫福建巡按御史練綱為邠州判官

六時福建官臺山民聚為盜綱聚兵捕其渠魁而  
釋其脅從按察使楊珏奏綱縱盜當道亦多忌  
綱遂請綱適遭父喪自是遂不復出矣

乙亥六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命太監班佑鎮守兩廣

太監鎮守始此

馬昂征廣東瀧水徭賊破之陞左都御史

徭賊趙音旺作亂合諸山叛徭大肆殺掠昂調  
廣西狼兵及獐人同官軍直抵賊巢斬獲甚衆  
逮南雄知府劉實下獄

實初為庶吉士未嘗投足權門自陳才薄親老  
乞教職後陞金華同知以廉操直節著聲擢為  
順天治中召修元史筆削任心無所咨承屈遂  
見他人書不合已意輒大笑聲徹陛閣聞者

驚愕相戒勿以藁示出爲南雄知府南雄當嶺南孔道商稅巨萬前守輒盈屢推其餘餌過客得其懽心且爲游譽實至存稅十一繕郡學補張九齡大庾嶺松不私一錢未數月中官使嶺外至南雄意欲重賄不得輒苛辱實郡人擁實出中官去至韶韶人爲言南雄守且驛奏索賂辱太守事中官懼急傳馬馳奏實抗命毀勅大不敬詔逮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蒙恩仕官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爲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上不復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實生平清介甘心貧窶人比之范丹李及云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六月以朱熹後挺世翰林五經博士

秋八月杖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御史鍾同郎中章綸於闕庭同死杖下

時廖莊以母喪赴京領勘合陛見上因念莊

往年疏與鍾同章綸復儲意同遂縛三人午門



前杖一百莊謫定羌驛丞同綸復禁獄中同卒  
死掩圜土莫敢收葬

丙子七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調工部尚書石璞爲兵部尚書以江淵爲工部尚  
書

時于謙病在告朝廷欲得二人協掌兵部淵在  
內閣與同官不相能欲求出補兵部王文與商  
輅密擬內批調璞于兵部而以淵代璞淵不之  
知旨出淵大恚失望

四月徐有貞治河工成

初有貞受命治河自東北徂西南踰濟汶沿衛  
及沁循河道濮范究源流度地行水上疏曰臣  
聞平水土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夫水之  
性可順以道不可逆以湮禹之行水用茲理耳  
方今治者往往反是治所爲難臣循覈河理自  
雍而豫出險之夷水勢已肆又由豫而兗土益  
疏水益肆而沙灣大洪口適當其衝于是決焉  
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泄隄以

潰渠以淤潦則溢旱則涸此漕運所由阻也然欲驟而湮之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惟宜先疏水勢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多爲之方以時節宜俾其後出溢涸之患必如是乃可有成報可有貞乃作壩埽牐渠隨宜先後之牐以制水渠以分水渠起金隄張秋踰百里至大豬潭越范暨濮又上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用平水勢勢隨平命渠曰廣濟牐曰通源渠有分合牐有上下比河流傍出不順者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萬丈於是水不東衝沙灣更北出濟漕河治旣成緒乃作大堰其上楗以水門繚以虹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厚十之長百之門廣三十有六尺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用加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而楗以鐵盖合木金火土以平水性水性平乃濬漕渠數百里復作牐于龍灣魏灣凡入積水過丈則泄之皆通古河以入于海三年而河成始議者欲發京軍疏河有貞奏蠲濱河民馬牧庸調專役

河防省兵費紓民力 上從其言不中制卒得  
成功是役也聚而間役者四萬五千人分而常  
役者一萬三千人用木大小十萬竹倍之鐵斤  
十有二萬錠三千緡八百釜二千八百麻百萬  
斤荆倍之藁秸又倍之而用石與土不可勝計  
然用官糧僅五石云

夏五月進陳循華蓋殿大學士高穀王文並謹身  
殿大學士蕭鎡戶部尚書商輅兼太常卿倪謙呂  
源左右春坊大學士

以宋儒周惇頤孫冕世翰林五經博士

秋八月徐有貞陞副都御史還朝  
賜陳瑛王倫爲舉人

大學士劉儼侍講黃諫爲順天考官陳循子瑛  
王文子倫俱不中式循等遂劾儼諫閱卷不公  
請如洪武間罪劉三吾等例重開科考試 上  
令翰林院覆閱試卷高穀懼儼等禍不測具白  
其情且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况又不  
安於命欲構考官可乎由是儼等得釋特旨賜

瑛倫舉人禮科給事中張寧上言陳循王文職居輔弼祗為私謀不恤國體昔宋范質為相從子昇求遷秩質戒之曰爾曹當閔我勿使增罪累韓億為相其子雖舉進士不就廷試比之循文賢否何如沈文通登進士第一馮京第二時以貴貴不遇先寒酸乃進京而退文通比今試卷已落而求與中卷比對者得失何如臣聞用法不可太寬太寬則犯之者可備免而不知懼施恩不可過當過當則得之者以為易而不知感循等假公濟私要君挾下罪狀已彰人心共怒若又待之以寬施之以恩則愈無忌憚矣乞正其罪罷歸田里王倫陳瑛仍發回原籍讀書不報

九月湖廣苗叛命兵部尚書石璞率兵討之

奸民李珍魏玄冲為苗向道引之寇掠作讖文以誑民湖湘間諸不逞者相率從之民大擾命璞提軍往勦璞以計生擒珍玄冲檻送京師苗平還治部事

冬十二月削寧王護衛

韓雍劾王不法并論府僚上遣大臣  
王護衛罪諸官僚

不辨  
王其罪罪黜田里王俞刺英以發回恐辭書  
然若又許之以賞赦之以恩限愈無忌戰矣

國史紀聞卷之九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沁水臣張銓輯

男錦衣衛指揮同知臣張道濬訂

門人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江寧臣徐揚先較

英宗睿皇帝

丁丑天順元年春正月上不豫徐有貞等迎

上皇復卽位

上有疾不視朝數日儲位未定人心洶洶皆謂  
上皇子宜復位惟王文有異意揚言於衆曰今

只請立東宮不知朝廷之意在誰李賢問學士  
蕭鎡曰既退矣不復再也十一日百官集闕  
下會奏聖躬不寧內外憂懼乞早建元良以安  
人心蕭維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早建爲早  
擇奏上不允傳旨待十七日視朝胡濙復會百  
官請復儲位推商輅草疏畧曰天下者太祖  
太宗之天下傳之於宣宗陛下宣宗  
之子沂王宣宗之孫以祖宗之天下傳之  
於孫此萬古不易之常法約俟上出合詞懇請

石亨知

上疾必不起與張軌楊善內官曹吉

祥蔣冕等謀奉

上皇復辟以問太常許彬彬

曰彬老矣無能爲也蓋圖之徐元玉亨等遂與

有貞謀爲飛語搖惑人心謂于謙王文矯取金

牌符勅迎襄世子矣又曰上令內官張永等

收捕諸武臣掌兵者矣又佯言聞虜騎且薄都

城當以兵入內備非常吉祥遂矯稱得太后

懿旨言天子疾大漸殆弗興天位久虛上

皇居南內於今八年聖德無虧天意有在亨等

其率兵以迎十六日軌等會有貞宅有貞升屋  
覽乾象曰事在今夕不可失矣因與家人訣曰  
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遂往會亨吉祥  
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兵千餘人宿衛  
官軍驚愕不知所爲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時  
天色晦冥軌等惶惑有貞趣行大言時至矣勿  
退薄南宮城毀垣壞門而入 上皇方秉燭坐  
問曰爾等何爲衆俯伏合聲請 陛下卽位共  
掖登輦有貞前導忽星月開朗 上皇顧問卿  
等爲誰各以姓名對時羣臣候早朝待漏闕  
忽南宮呼噪震地相顧失色須臾鐘鼓鳴 上  
皇御極矣羣臣遂入賀

大赦

逮王文于謙下獄

石亨等言謙等交通中官王誠舒良諸用事者  
謀迎立外藩遂并逮下獄

以徐有貞兼翰林院學士直內閣復進兵部尚書  
逮內閣陳循蕭鎡商輅刑部尚書俞士悅工部尚

書江淵下獄

以其知王文等謀也

以許彬為禮部左侍郎薛瑄為禮部右侍郎并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初石亨等謀迎復邀彬共事事彬曰此社稷功也第彬老矣毋能為也乃薦有貞亨輩遂與有貞合謀成功至是亨有貞薦彬於上又以瑄素為眾望所歸故並用之

以李賓為大理寺卿

論迎復功進封石亨為忠國公張軌為太平侯

輓為文安侯楊善為興濟伯並世襲  
軌輓皆張輔弟也軌尋改名賜

石彪封定遠伯充大同副總兵  
石亨以奪門功諸從弟子侄及義壻養子得官  
錦衣都指揮指揮者三十三人千戶鎮撫者二  
十一人其諸竄名奪門冒功者四千餘人亨矜  
功恃寵日與曹吉祥在上左右竊弄威權進  
退大臣凌侮公卿人皆側目



以袁彬為錦衣衛指揮僉事

殺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及王文籍其家陳循江淵

俞士悅項文曜謫戍蕭鎡商輅王偉除名王直胡

濙高穀並落傅保致仕

徐有貞等嗾言官誣劾于謙等竊金符迎外藩

乃金符故在禁中別無顯跡石亨等言雖無顯

跡已有此意及廷鞫拷掠王文反覆力辯于謙

獨不言曰事已至此辯之何益給事中尹旻眾

中攘臂大言曰此二奸臣當誅蕭維禎恨王文

排已入閣遂文致獄案謂謙等大逆當族獄上

上猶豫良久曰于謙有功國家有貞曰不殺謙

今日之事無名上意乃決遂命斬謙文及范

廣王誠等于市籍其家陳循等戍邊蕭鎡等削

籍為民初景帝以于謙有社稷功推誠倚任

獨握朝綱謙殫忠為國勞怨不避事有不如意

輒撫膺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廉清方正一錢

不私力辭賜第止宿直房食無兼味衣無絮帛

謙常病上遣中官視之見邸寓蕭然還報

上特勅上方供資用藥須竹瀝 上親幸萬壽  
 山伐竹取瀝昇之或言謙柄用太過 上意益  
 堅羣猜遂起徐有貞常求謙薦為祭酒謙言于  
 上上曰有貞心術奸險成均首善地恐壞人  
 才遂不用而有貞不知謙之薦已也反銜之石  
 亨負功而驕謙數裁抑之亦恨謙故二人必欲  
 殺謙謙死之日天日驟變陰霾蔽空天下人聞  
 之無不流涕為之語曰鷺鷥冰上走何處尋魚  
 噤籍其家無長物惟 上賜衣甲而已子冕成

龍門

奪郭登伯爵以為南京都督府僉事

命王翱掌吏部事楊善掌禮部事王驥兼兵部尚

書掌兵部

以趙榮為工部尚書

二月廢 景皇帝仍為郕王歸西宮 皇太后吳

氏復為賢妃 皇后汪氏復為郕王妃

湖廣苗平召兵部尚書石璞還京以總兵官南和

伯方瑛鎮守湖貴

贈故御史鍾同大理左寺丞

上謂鍾同忠貫金石贈大理寺丞官其子啓為知縣啓上疏請同遺骸得出園土歸葬時同歿已久矣血漬臂間洗出倍鮮好後謚恭愍

召廖莊為南京大理左少卿出章綸于獄以為禮

部右侍郎擢國子學正林聰為僉都御史

以軒輓為刑部尚書調蕭維禎為南京左都御史

以耿九疇為右都御史

命吏部右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直內閣盧忠徐

正伏誅

癸丑景泰帝崩于西宮

葬以王禮謚曰戾妃嬪俱賜帛令自盡以殉

景帝故后汪氏出居王府

景帝崩上欲令汪妃殉李賢曰妃雖立為后

即遭廢棄况幼女無依尤可矜憫上惻然曰

卿言是朕以妃少不宜居內初不計其母子之

命乃令出居舊府原侍官人悉隨之

逮大同巡撫副都御史年富下獄尋致仕

富在大同舉廢政革科徵抑豪橫廣屯田軍功  
爵賞必覈無濫先爲襄垣王遜燁所誣富請老  
戶部言富廉威爲奸豪所忌不可許 景帝勅  
王守法度勿得汙風憲大臣又爲卒吳淮所誣  
謂侵郭總兵坐其上于謙上議言穰苴布衣監  
莊賈軍以軍法誅賈卒破秦晉裴度御史中丞  
督淮西諸大帥平蔡我朝近日左都御史王翱  
右僉都御史劄來學皆坐總兵上以軍令出翱  
等故也淮妄言沮軍法宜究主者事遂寢富嘗  
按叅政林厚坐厚法厚反誣富 景帝曰厚怨  
富執法公廉朕以邊事付富終不以一人言疑  
富厚竟削籍富又按分守內臣韋力轉貪虐力  
轉亦誣富巡按御史爲雪富誣狀事得已 是時  
石彪倚亨勢驕橫礙富方嚴遂危法中富逮於  
獄 上素知富李賢又力爲解得致仕

罷諸邊督鎮巡撫

漕運都御史王竑除名安置江夏

石亨等譖之也

三月賜進士黎淳等及第出身有差

開薊州運河

何文淵卒

先是景泰易儲之詔既下文淵告人曰詔語天祐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我所屬對也既歸鄉里又屢以告郡邑親識及舉上復位文淵恐及禍遂自縊死

以陳汝言爲兵部尚書

汝言附石亨曹吉祥輩謀奪門故亨薦用之及理部事益附權宦表裏爲奸招權納賄都司邊將多出其門有不結納者卽中傷之

夏四月己巳復立元子見深爲皇太子

封徐有貞爲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襄王瞻墀來朝

土木之變襄王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皇太子居攝天位郕王盡心輔政急發府庫募勇士圖迎復疏至景帝已立八日矣至是

得疏於宮中 上覽之感歎手勅召王入朝禮  
待甚隆王辭歸 上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  
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  
願 陛下省刑薄斂 上拱手謝曰敬受教

### 山東饑

上發內帑銀三萬遣林聰賑之有司又請 上  
問閣臣曰可從否李賢曰可徐有貞怫然曰不  
可發銀賑民里胥滋弊民無實惠賢曰弊誠有  
之然民方待哺不可不救也 上從賢增四萬

兩有貞不悅後 上謂賢曰增銀賑民有貞不  
然卿言其謬如此

### 釋河南按察使王槩于詔獄命復在任

槩居官清勁鋤豪撫善有恩有威被誣下獄會  
襄王入朝 上問官吏賢否王言臣過河南百  
姓遮道訴廉使王槩寃且言請奏 帝還我王  
廉使 上即命宥槩還任

### 五月追復王振官立祠祀之

方 上陷虜中言官劾王振擅權誤國有言其

降虜爲虜用者至是振黨以聞上大怒曰振  
爲虜所殺朕親見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詔  
復振官刻木爲形招魂葬之建祠於智化寺北  
賜額曰旌忠

進李賢吏部尚書許彬薛瑄禮部左侍郎以沈固  
爲戶部尚書

六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薛瑄致仕

瑄見石亨等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遂引疾求致仕去

逮內閣徐有貞李賢都御史耿九疇及御史楊瑄  
等下獄降謫有差

有貞初與石亨比及當國欲立功名自異漸相  
左李賢旁助有貞用入行政稍持正左右遂不  
能堪曹吉祥亦以迎立功與國政而不通文墨  
恐權歸司禮力贊上凡事須經內閣意欲籠  
絡附已已而引用利人有貞賢多裁抑之吉祥  
不悅時御史楊瑄印馬圻內民羣訴亨吉祥奪  
民田瑄露章劾之上喜瑄敢言命之部籍瑄

名且大用瑄又糾十三道御史班劾曹石給事  
中王鉉知之潛告亨亨疑有貞賢嫉之初亨與  
吉祥爭寵不相能及是遂合頓首訴上言奴輩  
萬死一生迎復 皇上內閣專權交通言官必  
欲陷奴輩死地使無噍數因伏地哭不休 上  
意動瑄等彈章入大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  
誦彈章詰之瑄與御史張鵬周斌且誦且對歷  
陳亨吉祥罪狀甚悉遂下諸御史并逮耿九疇  
及有貞賢于詔獄逼瑄誣引大臣刑甚慘醜數  
頓死卒一語不他及理刑者文致瑄坐死掌道  
者謫戍餘貶斥會京城大風雹壞屋拔木走正  
陽門下馬牌於郊外乃得從末減瑄戍遼東鐵  
嶺餘調除有差於是臺臣一空降有貞爲廣東  
叅政賢福建叅政九疇江西右布政使

### 以李賢爲吏部左侍郎

賢之降迫于曹石非 上本意 上欲留之謂  
王翺曰李賢不可與有貞同去翺不喻請改賢  
南京謂可避禍也 上曰南京遠卽用爲吏部



侍郎亨吉祥聞賢留愕然顧上意屬賢亦無可奈何

命通政司叅議兼侍講呂原贊善兼修撰岳正並

直文淵閣

原在正統時曾侍上經筵立素知之王翱薦正有宰相材召見文華殿正神采秀發上甚喜顧謂曰內閣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朕今用汝努力爲國家正頓首謝出赴閣至左順門遇石亨張軌愕然曰何以至此正不對亨軌忌正

名比入見上曰朕今日擇一閣臣甚佳二人佯請爲誰上曰岳正但官小耳須與吏部侍郎兼學士二人因奏曰陛下欲陞正甚易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上默然蓋亨輩以事非已出故撓之耳

以程信爲太僕寺卿

信爲四川叅政入賀錄景泰間進言者陞信太僕卿信案故事理營衛馬三營大將石亨等疏言太僕苛急請馬隸兵部信言馬政隸兵部則

馬登耗太僕不得開卽有警馬不給請以責兵部  
上是信言復歸太僕

秋七月承天門災下詔修省大赦

復逮徐有貞下詔獄除名安置金齒

時有竊造封事詆毀朝政者假給事中李秉彝  
名上之命逮秉彝拷訊無驗亨等因譖有貞怨  
望使所親馬士權爲之而滅其迹 上遂遣官  
校捕有貞於途收士權俱下錦衣衛獄拷掠瀕  
死士權終無所言乃取有貞誥券示法司刑部

侍郎劉廣衡等遂劾奏有貞詐撰制文竊弄國  
柄自謂治水希踪神禹敢以定策貪冒天功大  
不敬無人臣禮當斬會災變得宥編發金齒爲  
民士權泰州人博學有氣節寓京師教授游縉  
紳間與有貞厚善故亨輩擠之有貞出獄感其  
義以女許婚其子旣而曹石敗有貞自金齒歸  
負盟士權亦無言時論皆重士權之義而薄有

貞云

調直內閣許彬爲南京禮部左侍郎

彬年老無爲故調尋坐累降陝西叅政

### 刑部尚書軒輓致仕

輓以曹石怙權侵官乃請老上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謹二竹籠是汝乎輓頓首謝又曰卿年未老可再用乎輓又頓首以疾辭上知不可強賜金爲道路費輓卽日就道

### 降岳正爲欽州同知尋謫戍肅州

上嚮用正時時召見正感知遇銳意功名在入上前陳說酒酒知無不言欽天監湯序因災異

請去奸臣上問正對曰奸臣無主名卽求之人人自危匿名書事起曹吉祥請上榜購告捕者官三品正與呂原見上曰爲政有體朝廷豈可自榜購募秦始皇杜諫下妖言誹謗令竟不聞過以亡國願以爲戒事遂止正又乘間言曹石驕橫不早制恐禍起肘腋上領之曰已諭正退卽徑造石亨所輒令罷兵歸第不然上將有疑心亨吉祥因請上免官請死具道所由上曰無之且召正責其漏言正對曰臣

觀二家必有恃叛之誅卽今罪狀未著臣欲全君臣共難之情故令早自爲計耳上不悅承天門災正草詔歷數時政闕失奸邪蒙蔽詞甚切直亨輩因造飛語聞于上謂正草詔出時時對人言此非上意我欲諷上改過也正賣直沽名訕謗君父上怒遂內批降正欽州同知正過家辭母留數日兵部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嗾邏者以別事中之逮詔獄拷掠謫戍蕭州鎮夷所或語之曰公犯信而諫之戒矣正

曰子謂我諫官耶我當道如是耳正旣去上省念之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傳至戍所正乃題其畫像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上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

釋建庶人居鳳陽

初建文帝少子文圭靖難後幽之中都上憐庶人無罪久繫禁欲寬之李賢贊曰堯舜心也有諫阻者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遂出之

鳳陽歲給薪米聽婚娶出入自便與奴婢三十人給使令庶人入禁時纔二歲至是出不識牛

馬

### 復謫前御史張鵬楊瑄戍廣西

先是鵬瑄戍遼東遇赦還或謂宜詣曹石謝庶免後禍二人不從故復謫詔辭嚴峻曰逃則殺之命錦衣林千戶押行二人同械朝夕不保時李秉巡撫南畿遇之途哭不能起命左右出之二人不肯曰死則死耳不敢累公秉曰何傷朝

廷有責吾自當之卽詣林千戶懇求寬其繫且解帶遺之爲道里費二人得不死至戍所

### 復以李賢爲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時惟呂原在閣石亨等薦私人叅議盧彬太常少卿王謙上不聽與吏部王翱謀仍復賢內

閣

### 命左都御史馬昂巡撫山西大同

### 八月謫南京都督僉事郭登戍甘州

初上陷虜庭時也先以復駕爲名逼京師于

謙使人謂之曰賴 宗廟社稷之靈中國有君  
矣駕可勿復及至大同郭登言亦如之 上銜  
之故謫

以劉廣衡爲刑部尚書

以御史林鶚爲鎮江知府

上命吏部選內外官爲郡守陞辭日親諭勞賜  
燕給道里費遣之鶚至郡汲汲興除利害鎮江  
潛河孔道往經孟瀆險議鑿河自七里港引金  
山上流通丹陽避孟瀆鶚言迂遠多石又壞民

廬墓請按京口開甘露壩故迹稍疏浚通舟舂  
夏啓闢秋冬度壩道里近功力省又不損民壞  
地利甚便竟從鶚言

禁武臣輒入內廷

石亨竊權干政出入禁廷無忌 上厭之謂李  
賢曰總兵官豈可無故入內廷令左順門闔者  
今後非召宣不得輒納總兵一日 上登翔鳳  
樓見亨新第極偉麗顧問恭順侯吳瑾撫寧伯  
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知瑾曰必王府 上

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誰敢僭如此上  
不應顧內臣裴當日汝聞若言乎亨橫睚眦中  
傷人莫敢告耳

九月命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彭時復直文淵閣

起年富為左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掌院事劉儼卒

儼學力沉潛立身修潔贈禮部侍郎謚文介

召左都御史馬昂掌都察院事

冬十月遣行人曹隆聘江西處士吳與弼

與弼編修吳溥子甘貧力學名聞四方從游者

甚眾足不下樓者二年石亨覺上厭疑又知

眾不容已問計于門客謝昭昭倣張鬻教蔡京

招楊龜山故事令亨薦與弼收士望石亨因誦

與弼之高於李賢賢為草疏薦之留中數日

上問賢曰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

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陛下若行

此實聖朝盛事上乃命賢草勅加束帛遣使

聘之

十一月陳汝言下獄死籍其家

言官高明等交章劾汝言怙勢亂法贓賄狼籍  
逮繫獄汝言死獄中籍其家金帛充仞上令  
陳於大內廡下召大臣入視曰景泰間任于謙  
久籍沒無餘物汝言未暮何得賂之多若是耶  
時上怒甚色變石亨等皆俛首不敢對初于  
謙之死皇太后不及知後知之備爲上言  
謙匡濟功及迎立外藩之誣上始疑之久之  
察迎立事無狀每詰亨等皆對曰臣亦不知乃

徐有貞向臣言耳於是上深銜亨輩待時而

發有貞金齒之行而亨輩俱不免者皆由于此

也先爲其下所殺

也先荒於酒色又殘忍諸部不悅稍解散也先  
忿其平章哈刺謀叛已欲攻之恐不勝乃召哈  
刺子飲酒中以鴆哈刺子嘔吐覺走出齧指血  
染箭令其僕告哈刺哈刺陽不知益敬順也先  
也先以哈刺畏已防稍解哈刺伏衆伺也先出  
獵襲之也先猖狂戰敗走從二騎遁道中饑窘



至一婦人所乞漿婦人飲之酪遂去夫歸婦言  
狀疑其爲也先急追及殺之諸部遂分散而孛  
來癘王子爲雄

十二月進彭時呂原並翰林學士

張賜卒

賜貴州征苗還于謙劾其失機不可用自是恨  
謙既奪門復辟謀殺謙以謙信任范廣并誣殺  
之廣既死賜一日遇諸塗爲拱揖左右問之曰  
范廣過也歸家發病死

戊寅二年正月

尊皇太后孫氏爲聖烈慈壽皇太后

上謂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太  
后憂勤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欲倣前代尊  
上徽號何如賢頓首曰陛下舉此莫大之孝  
也於是上太后徽號曰聖烈慈壽太后兄  
繼宗廕會昌侯子孫數十人皆授官左右又有  
爲其次兄求進秩上謂李賢曰外戚孫氏一  
門富貴亦足矣復希恩澤以爲慰太后心不

知 太后正不以此爲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  
數請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  
授祿秩如此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不能  
救賢曰此足以見 太后盛德因問 祖宗以  
來外戚不與政向爲侯者與政不審 太后知  
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初爲內廷近侍惑  
以關防之說至今猶悔賢曰侯爲人醇謹後不  
可爲例耳 上曰然

皇太子出閣講學

以馬昂爲兵部尚書

虜酋孛來寇陝西總兵安遠侯柳溥禦之敗績

哈刺旣殺也先孛來尋殺哈刺而立小王子爲  
可汗已又弑小王子來寇邊溥禦之輒敗御史  
劉濬劾溥溥行賄得釋反謫濬已而虜大熾關  
中大震乃召溥還 上謂曰溥爲主將畏縮如  
此不治何以儆衆遂罷太傅勒令閑住

二月朔日有食之

閏二月起韓雍爲大理寺右少卿尋復右僉都御

史

天順初謫景泰用人雍調山西副使未幾致仕  
至是起用之

四月復設各邊督鎮巡撫

初石亨以文臣提督軍務武官不得自逞因請  
罷之未幾邊徼騷然上召李賢謂曰自各邊  
革去巡撫軍官貪肆士卒罷弊朕初復位奉迎  
之人紛紛以此爲不便今乃知其謬也卿與吏  
兵二部議舉才能者用之遂用浙江布政白圭

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宣府僉都御史李秉大同  
監察御史徐瑄延綏山西布政陳翌寧夏陝西  
布政芮釗甘肅俱以京官巡撫上曰武人所  
以惡文臣者只因不得遂其私耳在任者悉召  
還馬昂以貴州有兵事速請一人往召以白圭  
贊理貴州軍務而以程信巡撫遼東

以葉盛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

時兩廣盜起廷議舉有才望者往撫之遂用盛  
盛方丁父艱家居乞終制不允初廣東鹽例不

國史紀聞 卷之九  
三三  
出境歲久鹽積商因往往賄守關者潛過廣西  
市利盛至知其弊以聽之則法壞而利歸於商  
禁之則商滯而利歸於關津乃請鹽商入米餉  
邊聽出境販鬻於是公私兩利

以崔恭爲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

恭初爲萊州守有廉明聲陞湖廣布政盡革諸  
弊時劔利流民相殺恭曰急則大變下令流民  
願附籍者聽否俟秋成遣歸衆遂定調江西發  
庫宜乾沒銀五十萬制役法民一歲任勞九年  
得逸至是巡撫南圻所至進耆老詢利害爲興  
革復儀真漕河及常鎮河程工贍廩民不告勞  
令吏部左侍郎孫弘守制以姚夔爲吏部侍郎

弘石亨鄉人也初爲太僕少卿冒奉迎功陞工  
部侍郎亨又薦爲尚書 上調弘吏部曰再陞  
當爲尚書亨怏怏曰卽尚書何不可何再耶  
上不能堪及是弘聞喪 上謂李賢曰孫弘豈  
勝吏部宜令守制吏部乃人物權衡廷臣中誰  
可任者賢曰無踰姚夔夔有大臣度遂用夔

國史系傳 卷之九 三四  
上一日密謂賢曰石亨輩干請招權奈何賢曰  
惟獨斷可以革之 上曰非不自斷從之則悅  
不從意便快然賢曰若理果不可是亦難從君  
權不可下移誠能獨攬彼之勢自消趨赴者漸  
少矣 上領之

布衣陳真晟詣闕上書不報

真晟漳州人初習舉業嘗應試福州聞有司防  
察過嚴無待士禮走歸棄舊業務聖賢踐履之  
學以敬爲主嘗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主一二  
字乃其玉鑰匙也至是詣闕上書其書首採程  
氏學制次採朱論說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  
天地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  
補正學輔 皇儲隆教本數事書未上先疏乞  
召見陳說不報及書上下禮部議竟寢歸聞吳  
與弼名欲就正之貨其家直得五金携兄子一  
人行戒之曰我死卽瘞于道題曰閩南布衣陳  
真晟墓至江西張元禎止之宿叩其學大加稱  
許曰濂洛之學自有真傳如與弼者不可見亦

不必見也遂還鎮海尋卒年六十四  
五月徵處士吳與弼至京入見命爲左諭德固辭  
尋遣還鄉

與弼將至上問李賢與弼當授何官賢曰宜  
授官僚輔導東宮又曰與弼至宜館次供張召  
見顧問上領之命與弼爲左諭德及見上  
文華殿力辭不受職上曰久聞高義特聘至  
何不受官與弼對曰微臣草茅賤士少嬰病疾  
屏處山林非有高世之行不意聲聞過情誤塵

薦牘蒙聖明過聽天書來帛責及草茅不勝  
感愧力疾赴闕謝主上厚意臣今年六十八  
矣衰朽之人實不堪世用上曰官僚亦優閑  
不必辭與弼辭益力于是賜文幣廩餼遣中使  
送至館上顧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  
職與弼三辭後稱病篤賢叩其意與弼以勅書  
以伊傅之禮聘之却授館職故不拜賢曰如此  
亦固矣朝廷致敬盡禮待先生初無不承權輿  
之意必欲如傅說爰立作相亦難旣稱衰病若

國史紀聞 卷之九  
當大任勢不能行人反失望不如且就宮僚果  
有建明大拜未晚與弼終不受力求歸山賢言  
於上上曰果爾亦難強留賢曰此朝廷盛事  
幸始終恩禮 上首肯曰既以行人聘來還以  
行人送歸與璽書令有司繼粟終其身與弼感  
激乃條上十事然皆經生常談無過人者遂辭  
歸既歸益矜肆無故態羅倫常投詩嘲之後與  
弟訟囚服詣府庭太守張瓚驚禮之張元禎移  
書責之有曰當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先生  
久竊虛譽爲名教中罪人至跋石亨族譜稱門  
下士識者尤鄙之

六月雲南總兵沐璘卒以沐瓚爲都督同知鎮守  
雲南

七月以宣城伯衛穎鎮守甘肅  
瀧水猺鳳弟吉作亂葉盛討擒之

初猺賊鳳廣山恃險出沒爲寇官兵不能制廣  
山死其子弟吉繼之益猖獗爲稱將軍劫掠鄉  
村攻圍城邑殺害人民不可勝計盛調兩廣大





已卯三年春二月以山東左布政陸瑜為刑部尚書

李賢所薦也賢再入閣石亨與有力而賢終不悅慝怨接慙懃亨見賢日信用軋已上寵顧漸衰益恨賢及是見賢薦瑜不次擢遂揚言賢納瑜賂為先容與以感賢朝士紛然謂必不用瑜賢且得罪及瑜至上竟用之羣誹始息

建州夷酋董山叛降朝鮮

董山潛結朝鮮受偽制為中樞密使遼東巡撫程信調得其制書疏請乘其未發先詰之可伐其謀上遣給事中往朝鮮錦衣譯者往建州兩酋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謝罪

石彪有罪下獄

彪兇暴貪狡既陷年富益恣肆數侮總兵總兵不能堪遂為流言誣彪有異志上疑之欲召彪還彪又令大同人保已為總兵上益怒或又曰彪結死黨必欲留據大同為石亨外援遂逮繫詔獄

國史紀聞 卷之九  
禁文武大臣科道官往來交通

初石彪事發言官密奏卽有泄於彪者上召李賢曰羣臣黨惡如此不可不戒賢曰誠如明旨上乃勅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許往來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于是朝廷肅然交通之弊始息

四月以王槩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時歲荒老弱流移槩檄所司設法鳩集停逋負民恃以無恐

致仕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卒

七月下工部右侍郎翁世資於獄謫衡州知府

內織染局奏上供文綺乏當下蘇松織造七千疋世資言東南民力竭矣宜樽節以甦疲困與尚書趙榮左侍郎霍瑄議減其半二人有難色世資曰儻得罪世資自當之不以相累也疏入上怒推主議者遂逮世資下獄謫衡州

九月石亨罷兵歸第

上初復辟石亨輩屢在上前矜迎駕奪門功

上亦惑之一日從容與李賢言及賢曰迎駕則可奪門則不可况郕王不諱天命人心咸屬

陛下何必奪門且內府門豈可奪奪之一字何

以示後世賴天靈助祐幸而成事萬一郕王左

右先覺亨輩不足惜不審置陛下於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為社稷計

不過圖富貴而已賢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

亦有邀臣與謀者臣不從臣愚謂郕王果不起

文武羣臣請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擾誰貪

天功邀求陞賞又孰敢招權納賂者上曰善

由是薄亨亨生男未彌月上令亨負兒入見

喜摩其頂曰虎子也善撫之朕行與卿結姻

上意欲寵亨且探亨意亨不諭曰不敢臣兒無

福上笑而頷之命左右取金鎖繫兒項賜

封鎖定侯亨頓首謝負出上益疑亨及石彪

事敗言官交章劾亨遂罷兵柄勒令歸第

李來寇大同

虜寇大同總兵官李文避不敢出虜直抵鴈門

忻代殺掠人畜烽火達於京師民大擾遣都督  
顏彪馮宗統兵屯紫荆倒馬以備之虜既大獲  
利去而復來上勅兩都督提兵出鴈門虜始退

冬十月南內離宮成

庚辰四月春正月宴朝覲官布政賈銓等十人於

禮部

以布政蕭昺為禮部尚書賈銓為副都御史巡撫

山東

二人皆以卓異舉者

起年富為戶部尚書

初吏部舉賈銓

上問李賢賢曰銓貌不稱名

年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

上領之左右不悅

富者甚眾謂賢曰

上不喜此人不宜再舉一

日上召賢曰戶部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

悅者眾愈足見其賢

上曰國計所關豈顧私

情不悅者哉遂

召用之富經理財賦蒞以勤

廉不動聲色而出納適節云

致仕大學士高穀卒

上復辟閣臣皆流放竄殛惟毅以忠謹及嘗請  
迎駕致仕既歸杜門不接賓客有問及朝政者  
輒不應官至台鼎家業蕭然身沒未幾子孫貧  
窶成化初姚夔言毅端亮有守始終不渝得贈  
太保謚文毅

### 二月誅石彪逮石亨下獄死

亨既歸第有怨望語遂有告亨謀不軌者言亨  
門下有瞽指揮童先者嘗教亨舉大事於袖中  
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亨信之與所親盧旺

彥敬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若以  
石彪代李文守大同北塞紫荆關東出山東拒  
臨清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困矣出止聞之  
卽日縛彪棄市逮亨繫獄斃之獄中籍其家法  
司請瘞亨屍上問李賢賢請盡法斬首無上  
念亨功不從令瘞之亨粗豪無機巧威名震主  
不知斂戢招權納賄凌上虐下故及于敗法司  
又請究亨黨冒功陞秩者上問賢曰此事恐  
驚動人心賢曰此輩方不自安若令自首免罪

自帖然矣從之於是冒功者四千人盡首敗正人心皆快

三月賜進士王一夔等及第出身有差

召軒輓為左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

輓致仕去上思之復召用輓嚴毅遇人無賢

否悉峻拒不得接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屏居

一室撤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鼓嚴出行禮禮

畢竟御肩輿歸僚儕聞輓來輒避去不樂與處

南武庫郎沈琮嘗言留都大臣惟輓及魏驥廉

平俊偉不務文飾云

逮遼東巡撫副都御史程信下獄調為南京太僕

少卿

遼東總兵董興倚曹吉祥姻昵指揮夏霖恣不

法僉事胡鼎發霖奸贓四十事信以狀聞詔

錦衣指揮郭英逮霖籍其家英得霖貨末減霖

寇深遂劾信惑外臺官瀆聖聽詔詰信不肯

引咎徵下詔獄調南太僕少卿

五月靖遠伯王驥卒

驥沉毅恢宏有文武材遇事立斷用法嚴明故能成功然楚川之役阿附王振勞敝中國多殺無辜晚年石亨用事又相依倚不無訾議云

秋七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南京刑部尚書耿九疇卒以蕭維禎為南京刑部尚書

九疇孝友純至居官清正平生無他嗜好公退焚香讀書而已好善疾邪別白太過以故與眾寡合累遭讒困卒謚清惠

八月虜酋孛來寇大同總兵李文禦之敗績

九月寧夏總兵都督張太敗北虜於東壩

冬十月帝閱列侯諸將於西苑

命僉都御史韓雍巡撫大同

雍陛辭上召至文華殿賜鈔諭之曰善為朝廷守北門雍精悍闊達有智畧時出已意經畫防守城堡部署將校糾奸蠹練士伍逾年戎政大修虜不敢近塞

十一月虜寇莊浪副都御史芮釗禦却之

虜寇涼州急釗率輕騎馳赴涼州與總兵畫策  
守戰時出奇兵擣虜營虜知不可近乃分部屬  
散掠莊浪諸虜釗分兵追勦所向克捷虜勢屈  
乃遁去是時虜出沒邊境幾一載而城守無虞  
居人不致流散者釗之功居多

十一月以崔恭為吏部右侍郎

欽天監事禮部侍郎湯序有罪下獄

時月食欽天監失於推筭上謂李賢曰月食  
天變之大者而欽天監推筭不精失職矣因言

湯序凡有災異必隱蔽不言天文有變則曲為  
解說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警戒脩省而序乃  
隱蔽如此豈臣下盡忠之道賢曰序若此罪可  
誅也上乃收序下獄降為太常少卿

釋徐有貞歸田

上與李賢王翱論人才高下因曰若徐有貞才  
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為石亨張軌所陷如  
後世議何可釋歸田有貞始得還鄉卒於家有  
貞短小精悍博學多能天官地利兵法水利陰



陽方術無不通曉然心險毒好傾軋人以故不得善終

辛巳五年春正月以廖莊爲南京禮部侍郎

夏四月以程信爲刑部右侍郎

五月江南北大水

六月孛來寇河西總兵仇廉禦之敗績命懷寧伯孫鏜兵部尚書馬昂率師往禦

孛來寇河西圍困城堡日久不退仇廉率兵自蘭縣渡河與莊浪合兵虜邀擊之廉敗還虜益

猖獗大肆殺掠官軍莫敢與敵關中震恐於是  
以昂總督軍務鏜爲總兵官率京營兵萬七千  
河南山東兵六萬征之

秋七月曹吉祥曹欽反率兵犯闕殺恭順侯吳瑾  
懷寧伯孫鏜尚書馬昂討平之吉祥欽伏誅

吉祥在正統景泰間常領兵征苗麾下多韃官  
吉祥結恩惠收爲爪牙竄名奪門中皆陞峻職  
及石亨敗盡革諸冒功者此輩爲吉祥曲庇如  
故吉祥初以迎駕功一門弟姪俱得顯官又

賣官鬻獄黷貨無厭。上積厭吉祥凶橫稍疎，抑之吉祥憤輒懷異志。又見石亨誅益不自安，遂與其姪昭武伯欽都督鐸鏞指揮鉉謀爲不軌。會馬昂孫鏜出師西征，將以詰且陞辭欽等與吉祥約殺昂等奪其兵入內爲變。吉祥誘禁兵爲應，所結番將都督作顏也先等數十人各以部兵從。期會已定，恭順侯吳瑾及都指揮完者禿亮聞其謀漏二鼓詣長安門告變。上急令疊石塞諸禁門，召中官急縛吉祥至。四鼓賊兵合番漢五百騎直抵禁城，遂殺錦衣衛指揮遼杲及左都御史寇深、吳瑾率兵禦之戰死。執李賢於朝房刃傷其首，欽嬰賢奏赦賢卽爲草疏自門隙投人。欽見門不啓，縱火焚門。適大雨火滅比明，詔會昌孫繼宗統諸兵討賊。孫鏜見登力戰，諸將分道逆擊。馬昂以精兵殿工部尚書趙榮聞變亦大呼市中率數百人往會之。欽退屯東安門，鏞以衆接戰自辰至午敗。鏞斬之，欽中流矢創甚還駐東大市街鉉以百餘

騎往來馳突官軍環結不動自相枕籍鏜斬先  
 潰者以徇督戰益急追斬鉉欽懼率百餘騎攻  
 朝陽門欲出奔不克諸軍進薄之殲其衆鐸為  
 亂兵所殺欽匿其家智井中伯顏也先等縱城  
 遁遣兵追之皆獲是晚 上御午門朝百官下  
 伯顏吉祥也先等御史獄伏誅仍棄鐸市磔欽  
 屍籍其家賞將士餘黨並落職流嶺南  
 八月進孫鏜為懷寧侯馬昂王翺李賢並加太子  
 少保完者禿亮為都督

追封吳瑾梁國公

謚忠壯

命兵部侍郎白圭副都御史王竑出河西分道禦

虜

孫鏜馬昂會曹欽反不果行河西羽書紛至李  
 賢乃薦圭與竑分道禦虜比至虜已得利引退  
 遂班師竑仍督漕巡撫

以大理卿李賓為右都御史

寇深死 上令廷議擇人衆舉蕭維禎大士曰

此人吉祥曾力薦之非端士也李賢曰大理卿  
以李賓年雖少容止老成久典刑名可當此任遂  
陞賓右都御史

詔天下

李賢言曹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西詔天下罷  
切不急之務與民休息又言自古治朝未有不  
命開言路者或設敢諫之鼓誹謗之木以導之或  
旌擢賞勞以勸之 聖帝明王其惓惓求言若  
此者惟恐不得聞其失也惟奸臣惡人攻已必

欲塞之以肆其非由是覆宗絕祀陷于大僂而  
不悟矣 上曰此吉祥石亨輩實爲之今宜列  
之 詔書使知 朕意先是御史張鵬楊瑄以  
言自此言路始開

赦岳正還鄉

曹石敗 上因思正言謂李賢曰向岳正固嘗  
言之賢因請曰正有老母使得生還幸甚乃命  
釋爲民

甘肅總兵宣城伯衛穎破西番于涼州

都督毛忠為番虜所圍穎提兵往救全師而還  
九月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巡撫兩廣副都御史葉盛同都督顏彪討  
平兩廣諸蠻

大藤戒弗靖盛督官軍土兵分道夾攻破石門  
紫荆等寨七百餘處斬三千餘級餘眾潰寇盜

悉平

壬子六年春正月虜共立脫思為可汗始入河套

孛來稍衰其大酋毛里孩阿羅出與孛來相仇

殺而立脫思為可汗脫思故小王子從兄也於

是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三酋始入河套河套

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

東至偏頭關西至寧夏幾二千里南至邊北至

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

方秦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

趙元昊所據以為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套北

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東國初虜遁

河外居漢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浸失其險虜

始渡河犯邊鎮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城創沿  
邊營堡墩臺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  
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  
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至是諸  
酋掠我邊人以爲嚮導因知河套所在駐牧其  
中遂爲邊境剝膚之害矣

### 二月復設提學憲臣

### 三月罷陝西屯兵

陝西管糧叅議尹旻奏言虜退河開士馬衆多  
人民轉輸困極請乞罷兵議者懼後有警難之  
李賢言兵出在外可暫不可久暫則壯久則老  
且虜時窺邊安能保其不來若慮其來不可罷  
兵更無休息之時今陝西人民困極芻餉不繼  
宜暫令諸軍還俟有虜警再調未晚 上從之

### 六月下國子祭酒劉益于獄

### 九月 皇太后孫氏崩

謚曰孝恭章皇后

### 少傅吏部尚書致仕王直卒

直器宇宏偉性端重寡言笑在吏部留意人才  
于請杜絕歸田後嘗謂人曰西楊不與予共事  
內閣出理部事當是時不能無憾然使不出部  
丁丑正月當坐首禍能免遼陽之行乎卒贈太  
保謚文端

以戶部侍郎張睿爲尚書督糧儲

上從容問李賢曰今六卿庶皆得人但慮王翱  
老矣又曰年富亦不易得賢對曰繼翱吏部非  
此人不可 上曰朕意亦如此刑部陸瑜甚佳

李賓趙榮亦可惟禮部石瑁稍文弱賢曰瑁不  
滿人望宜令致仕 上曰且留之恐後來者未  
必過瑁一日奉天門奏事瑁失儀 上謂賢曰  
瑁動止粗疎豈堪禮部戶部侍郎張睿可代之  
瑁卽上疏乞休 上見疏又不忍曰瑁篤實豈  
可因小失而退仍留瑁而睿陞尚書督糧儲如  
故 刑部人對請關子留以郊古隔濬縣史以謝  
十月以項忠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盜大聚  
忠爲陝西按察使有惠政得民心歲饑不待奏

報輒發粟賑濟全活數萬人丁母喪陝人數千  
十赴闕乞留詔奪情復任至是徵爲大理寺  
卿陝人復詣闕乞留乃改右副都御史仍撫  
其地小夫而並陝州府陝州府尚書督辦  
十一月學士呂原卒原與岳正密  
原溫恭儉約不苟取予曹石用事原與岳正密  
言于上二人覺之反中傷正去原以謹厚得  
留與李賢共事賢通達見事立斷原濟以持重  
至是以憂去抵家卒贈侍郎謚文懿

虜寇寧夏守將張泰擊敗之

虜酋毛里孩等寇固原還至黃河大壩掘渠水  
灌寧夏城時寧夏精騎調援延綏泰募義勇三  
千人付其子翊至壩與虜背河而營夜半虜渡  
河敗之翌日使善泅者浮水罵虜虜以爲水淺  
悉衆渡河翊半渡擊之前驅者盡溺水中斬獲  
數百追出賀蘭山外而還

癸未七年正月

以白圭爲工部尚書



二月以陳文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石琚致仕以姚夔爲禮部尚書

會試場屋災

焚死舉子高潔胡黼等千餘人

夜空中有聲

李賢上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 上不恤民則

有此異惟 陛下憫念元元一切不便於民者

悉皆停罷則災變可彌 上嘉納之

三月以尹旻爲吏部右侍郎

四月大理寺卿王宇卒

宇洗冤雪枉平反甚多卒之日囊篋罄然

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召巡撫陝西副都御史王槩爲大理寺卿

時讞奏者多深刻爲名槩獨持明允濟以長厚

諸所叅駁會文切理法吏轉相傳錄以爲規式

七月追謚宣宗廢后靜慈僊師胡氏爲恭讓章皇

后

宣宗晚年追悔廢后事嘗曰此太朕少年事欲

復后位號不果至是專孝恭皇太后既崩錢皇  
后爲上言胡后賢而被廢其死也人畏太  
后殮葬皆不如禮勸上復其位號恭上以問  
李賢賢曰會陛下此念天地鬼神實臨之臣愚  
以爲陵寢享殿神主皆如奉先殿之式庶幾稱  
陛下之孝不然徒爲虛文上卽命舉行

八月再會試天下舉人

致仕少傅禮部尚書胡濙卒

濙平易寬和自奉淡泊居官敬謹立朝幾六十

年爲尚書三十餘年恩榮始終世莫與比但過  
於畏慎少風節與時委蛇宣德易后景泰易儲  
濙職司宗伯無所匡救未免保身之意重云卒  
年八十九贈太保謚忠安

下錦衣衛指揮袁彬于獄尋釋之

時都指揮門達有寵司緝察兼問刑總領中外  
橫恣羅織遣官校遍行郡縣調刺所至騷動道  
路側目人莫敢言惡袁彬質直不阿自計得進  
言於上者惟李賢與彬而已謀排去之乃使

邏卒撫彬陰事數十上之。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諭之曰從汝逮問但要活袁彬還我彬既下獄達拷掠欲置之死有漆匠楊暄者憤然不平上疏言昔者駕留虜庭獨櫪以一校尉保護聖躬萬死一生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中外共駭乞御前審錄彬死無憾并條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上令達逮問達逼暄使誣李賢主使暄懼拷死於獄乃陽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爲之但我言於此無證人不信不若請廷鞫我對衆言之彼無辭達信之遂以聞。

上命法司訊於午門暄大言曰天日在上我死則死耳何敢妄指正人此實門指揮教我達失色計沮彬遂得釋調南京暄亦免。

九月以韓雍爲兵部右侍郎王越爲副都御史巡

撫大同

雍入議事。上奇雍貌陞兵部侍郎謂李賢曰代雍者必如雍乃可賢薦王越及至陞見。上又喜曰將材也遂用之。

國史綱目 卷之九 四一  
十月兩廣盜起命都督顏彪率兵討之

十一月葉盛顏彪率兵討廣賊平之

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爲害而兩廣守將頡頏自異故瀕年不成功盛請革兩廣鎮將立總鎮於梧州居中調度則賊可平衆避其策而不果行盛不得已請益兵上乃命顏彪率兵赴之盛與彪協議破賊砦八百擒斬數萬人而還

甲申八年春正月庚午上崩於乾清宮罷殉葬

上不豫命中官牛玉執筆口占使書處置后事

一東宮卽位百日成婚二定后妃名分三勿以嬪御殉葬四殯殮器服悉從儉書畢玉付內閣使潤色之玉持示李賢彭時皆警愴曰何遽至是所言關大體非上英明不能及此止殉一事尤高出古今真盛德事也十七日上崩上復辟後厲精求治章奏皆自裁決信用李賢用人行政必與商確嘗謂賢曰朕每日五鼓起拜天畢省章奏已謁奉天殿後視朝朝退復覽章奏始還宮暇則讀書不敢少逸又曰朕

國史系傳 卷之九  
於服食未嘗揀擇去取卽着布衣人不以爲非  
天子也戒左右驕佚嘗以南城事爲言曰朕  
卽位以來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爾曹何敢自  
肆初雖寵任曹石而旋燭其奸立見疎遠簡拔  
忠直一時閣部大臣多得其人

### 皇太子卽皇帝位

尊皇后錢氏爲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爲皇太后  
上卽位之明日命議上兩宮徽號中官夏時  
倡言錢后久病今當只尊上生母周貴妃爲

太后李賢曰天子新卽位四海顛望宜遵遺  
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事例不可法彭  
時曰此言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惟在正綱  
常若只尊所生恐損聖德夏時入請命少頃  
出傳仁壽宮旨曰子爲帝母當爲太后豈有  
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自有例彭時曰今日事  
與宣德時不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  
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若  
阿諛順從是萬世罪人也中官已無子何所利

國史紀原 卷之九 四九  
害而爲之爭所以不敢不極言者欲全皇上  
聖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  
宜衆皆然之夏時再入上請命良久出曰得  
上再三勸諭已俞允矣將草詔彭時執筆曰  
正宮須加二字不然無別乃於錢后加慈懿而  
貴妃止稱太后是日同議者懼忤內旨有後  
患皆隱默不言惟李賢開端彭時極力繼其後  
卒能挽回

下侍讀學士錢溥獄諷順德知縣降兵部侍郎韓

雍爲浙江叅政

溥正統時進士浮躁嗜進時王振訪可教內書  
者或薦溥試薔薇露詩大加稱賞特授檢討累  
遷侍讀學士溥所教內侍後多用事溥與陳文  
鄰內侍每來謁溥必邀文共飲及英廟大漸  
太監王倫伴讀東宮來謁溥文意必召已竟  
不召乃使人密伺之倫言上不豫東宮納  
妃如何溥言當以遺詔行事已而內閣草  
詔李賢當秉筆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

國史綱目 卷之九  
者矣遂言溥倫定計將逐賢以溥代之而以韓  
雍代兵部尚書馬昂賢怒遽以聞乃下溥獄謫  
外雍亦坐貶

二月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法天體道仁明誠敬  
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  
葬裕陵

錦衣衛都指揮門達有罪下獄謫戍南丹衛以袁  
彬掌衛事

言官劾達欺罔故殺諸大罪數十謫戍煙瘴召  
召袁彬復職彬仍餞達於郊不念往事時以爲  
長者達卒死戍所

加李賢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陳文吏部左侍郎  
彭時吏部右侍郎

三月復前脩撰岳正御史楊瑄張鵬官

起副都御史李秉巡撫宣府

賜進士彭教等及第出身有差

西番寇甘肅總兵衛涇巡撫都御史吳琛擊敗之

先是西寧番酋扒沙巴哇等七族作亂命涇等

國史綱目 卷之九 五十二  
討之涇與琛將甘涼蘭鞏等衛官軍三萬五千  
人分五路以進至駱駝山俘斬七千餘人獲牛  
馬二萬有奇

編修張元禎請行三年喪不報

五月大風雹拔木壞郊壇

戶部尚書年富卒

富剛正朴忠言不輕發廉靜寡慾遇事敢為臨  
利害不少變氣節才識為時推重謚恭定

以李賓為南京兵部尚書

以兵部尚書馬昂為戶部尚書

時言者交章劾昂不職故調之

以王竑為兵部尚書李秉為左都御史

復定襄伯郭登爵鎮守甘肅

六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致仕薛瑄卒

瑄學貴踐履闇然自修一言一動悉中矩矧辭  
受取與必揆諸義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  
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待之接  
引後學惓惓以復性為教其言平易簡切不為



穿鑿奇僻之談晚年游心高明默契道妙有不  
言而悟者著讀書錄二十卷卒贈禮部尚書謚  
文清

七月立 皇后吳氏

八月御經筵

給事中張寧請經筵講大學衍義從之

修英宗睿皇帝實錄

懷寧侯孫鏜奉朝請

時革奪門功鏜亦在其中 上念鏜有功國家

止令歸第

九月廢 皇后吳氏

令審因勿會內閣

冬十月立 皇后王氏

詔言 先帝臨御之日常為 朕簡求賢淑已

定王氏育於別宮以待期矣不意內臣牛玉偏

徇已私朦朧奏請將已退吳氏冊立禮成之後

朕觀吳氏德不稱位何以表宮闈而相祭祀不

得已請命 母后廢黜吳氏仍遵 先帝成命

冊立王氏為皇后明正朱王之罪免死謫居南

京

調巡撫兩廣僉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

盛在兩廣與丘濬不合丘每毀之言盛貪功掩

殺無辜進士張廷綸放誕不脩行檢素不為盛

所禮進謁李賢因言盛譏摘賢詩文賢啣之他

日錦衣指揮貴湯盛稱盛文學之美且云置之

政府於先生無忝賢慨然曰與中笑我乃為人

閣地邪及盛議事至京給事中張寧等合議舉

盛宜入內閣賢沮之調盛大同盛至鎮修屯堡

墾荒田補戰馬邊備大振

革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宗等爵

時有內直將軍訴天順初因入直迎 駕而陞

非冒功者今一切褫職非法意 上念其久於

役特復之而以迎 駕奪門陞者紛然入訴不

已李賢言於 上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

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 上

卽命兵部按其事以迎 駕奪門陞者自太平

國史系圖

侯而下俱奪爵

### 初立宮中莊田

### 擢束鹿知縣盛顥爲邵武知府

顥初爲御史以論石亨謫知束鹿豪右聞其來相戒曰是嘗劾石總兵者不可犯也顥至變搏擊爲撫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留之不可候其服闋相率詣闕奏乞顥再任從之顥至不復用刑法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輒叩頭不復辯鄰邑訟久不決者上官委顥折以片

言各心服去邑介真保二府間四境之民聞風趨赴郊外有荒落地遂聚以成市人因名爲清官店至是以卓異陞知邵武

### 逮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等下獄並謫遠州判官

先是王徽王淵以內臣用事勢甚張在朝無敢公言者徽乃率同官上言五事其一曰保全內臣言宜遵知祖宗舊制內臣無使預政否則如王振曹吉祥輩怙寵擅權事敗之日雖全之不可得也近有無耻大臣與之結納或行叩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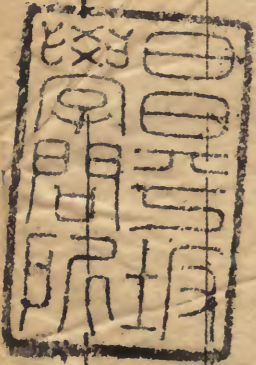
禮或有翁父之稱因而鬻獄賣官擅作威福宜  
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事悉斷自宸衷則天下  
覩清明之政而宦豎亦不陷刑戮之禍矣願上  
嘉納之至是徽等復上言牛玉罪重罰輕請明  
刑憲以正朝綱數玉大不韙之罪四乞寘諸法  
因詆斥李賢附阿權豎籠絡縉紳中藏奸僞外  
務掩飾疏入中官惡之擿其語以激怒上皆逮  
下獄科道交章論救乃俱誦判遠州因  
十一月以高明為南京都察院僉都御史

時南中臺憲稍弛百司多自恣明振風紀明法  
令痛斥庶官之貪暴者南都肅然

召定襄伯郭登提督京營

大臣薦登有文武才故 召用之

十二月命定西侯蔣瓌鎮守甘肅



文化乙亥

